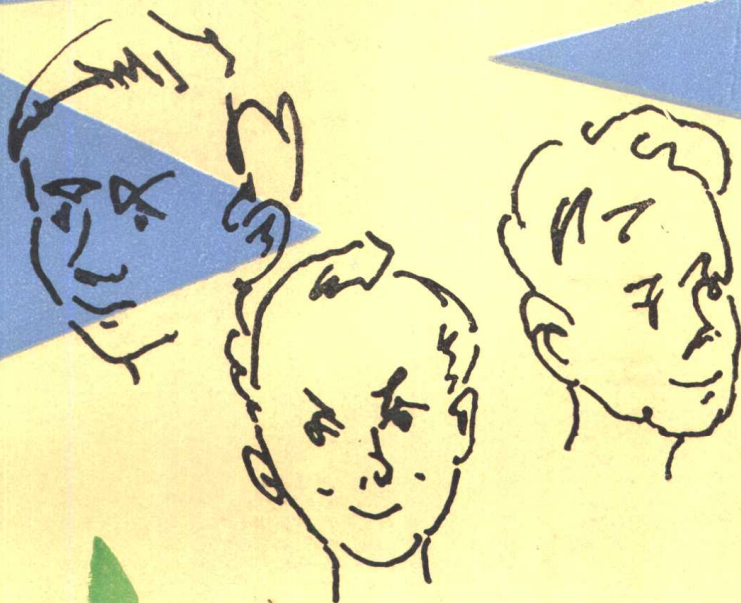




(苏)安德烈·德里别 著

回头是岸

群众出版社

回 头 是 岸

(苏)安德烈·德里别 著
朱 育 译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ПОСЛЕДНИЙ БАРЬЕР

Андрей Дрипе

本书根据苏联作家出版社1979年版译出

回 头 是 岸

〔苏〕安德列·德里别 著 朱育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安丘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25印张240千字

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山东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67·322 定价：0.94元

印数：00001—75000册

第一章

接受新生的工作已经结束——现在只剩下科里亚·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祖明特和管教人员基尔什卡恩两个人。

小伙子同他并肩走在走廊里。从现在起，基尔什卡恩对他来说，似乎既是父亲又是母亲。接受这样一个十七岁的“孩子”，对少年犯管教所来说是极其寻常的事。不寻常的事情将在办完入所手续后出现，而现在，基尔什卡恩正站在这个起点线上。尼古拉干了多少坏事，是个什么角色，管教人员现在只能去猜测。正如这里常说的：“需要找到接触点”。如果找不到接触点，那么所有的谈话都将是白费时间。这个并肩走着的小伙子也绝不会让“首长同志”轻松地去完成这项艰难的工作，而正相反，他眼下正在琢磨，如何更巧妙地耍弄这个新见面的“老爷子”。

基尔什卡恩打开办公室的门，让新生走在前面，然后指了指桌旁的一把椅子，尼古拉坐下了。这孩子长得挺漂亮：浓浓的黑眉，眉宇间有一道深纹路，高高的鼻子，双下巴，嘴唇象姑娘那样丰润美丽。基尔什卡恩凝视着他那剃得发青的光头。现在这个脑袋里在打什么主意呢？在苍白的前额上，明显地露出由头碴形成的一个直三角形。看来，在外面时，尼古拉一定是留着齐眉的头发，发型潇洒。那对眼睛……眼神令人不安——目光固执、蛮横无礼。如果再仔细打

量，他那两道浓眉、红润的嘴唇和大鼻孔的高鼻子都给人一种不安的感觉。所有这一切都显得过于强健、旺盛，体力过剩。但是，这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人，在他的脸上看不到那种即使一张不漂亮的面孔也会增添魅力的旺盛的青春活力。有人认为，从一个人的脸上无法揣摩他的内心世界。这是胡说。在少管所多年的工作经验，使基尔什卡恩深信，外表是能反映出一个人的内心活动，很少会错。象尼古拉这样的小伙子他看得多了。他们既胡闹又自负，眼里只有自己，而对他们的欲望所采取的极微小的限制，也会引起很大的反感。他们的玩笑开的不是地方，而他们的胡闹给他人带来灾难。我们——就是一切，他人从我们这里得到的只有苦恼——这就是他们的行动准则。

“和这种人打交道真够受，太自负了，”基尔什卡恩苦笑着想起同志们的话。尼古拉那对混浊的眼睛盯着他看。从这对眼睛里可以捕捉到他那惊奇和焦急不安的神情。为什么管教员不提任何问题？打的是什么哑谜？基尔什卡恩沉住气。尼古拉是个团伙的头子，看来，他至今还为自己的过去感到自豪。基尔什卡恩想起了附在案卷里的，隔离审查时对他写的评语：“顽固、放纵、粗暴、无恶不作……”这就是尼古拉在少管所隔离室的表现。如果说，他有所悔悟的话，那只是怨恨自己太粗心，闹“过火了”。尼古拉不了解，团伙的被破获，是其行为的必然结果。在他看来，只是由于时运不佳，在某一点上犯了过错，粗心大意了，下一次不能掉以轻心。尼古拉·祖明特或“甲虫”——这是无赖们给他的“尊称”，并没有低头认罪。也可能，他认为应当装得乖一点儿，至少要愚弄一下这些穿制服的糊涂人，可是当他一旦

获释，又会重操旧业。

可能这正是尼古拉此时的思想。他的神态和嘴角上微露的狞笑完全说明了这一点。他毫不在意地把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看他的目光！好象是一个被俘的将军在看着敌方的押解士兵。在尼古拉的眼神中，惊愕已经消失，而增添的是焦急。他的目光好似在说：“这个人也可能不知所措了，不知从何问起。”显然这个孩子对事物的实质毫无认识。

在你的面前就是这样——一个既愚蠢又无知，不知把自己自诩为什么人物的人。管教员伸开攥着的手，看着自己那既长又细的手指，随即又攥紧了拳头，举目望着这个新生，在思考着怎么开始同他谈话。尼古拉·祖明特——这个十七岁的孩子成了一个盗贼，是由一连串的可悲的，相互关联的原因造成的。尼古拉有个性，善于使他人从命，组织团伙当头子，并敢于和随时准备去冒险。到目前为止，他的这些本事都用在干坏事上了。怎样使其转向相反的方向呢？

应当找到“接触点”。这就是说，应当观察，了解他的性格，使其心向我；应当增强他的意志，唤醒他，打开心灵之窗；应当教育他，关心他，应当，应当，应当……这种“应当”有几十个，但任何地方既没有说明，也没有记述着，如何把这些“应当”赋予坐在他面前的年轻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祖明特。关于这一点，在任何一个教学法的笔记中，任何一部心理学教科书或教育学选集中，都不曾写到过。

当然，在某个地方一定会找到接上这个“接触点”的“钥匙”，肯定会有，而现在只好依赖于那些能够搜集到的零星的材料了。应当给他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对他已知道得很多。

基尔什卡恩向椅背靠去，也跷起了二郎腿，开始说道：

“呶，我们算是见面了。记得，你在外面梳的是一种最时髦的发型。”

“你怎么知道的？”祖明特有些张皇失措，忘记了掩盖自己的惊异。

这种开始谈话的方式，是他没有预料到的。

“我为什么不该知道？你不是几乎每个晚上都在《星》电影院附近闲逛，同姑娘们边聊天边吃雪糕吗？”

“你也是契耶库尔卡恩的人吗？”尼古拉小心翼翼地问道，审视着管教员的面孔。“一切都有可能，”基尔什卡恩说道，“问题不在这里。一个叫莫尼卡·奥佐林的姑娘，你认识吗？”

“不认识，”思索片刻后，尼古拉回答说。而后，他又似乎想起了什么，突然问道：“是不是布卡哈？”

“不是，布卡哈个子小。莫尼卡身材高大，长头发，发型是‘魔法师’式。虽然是偶尔见到你，但她是不会把你们弄混的。”

“可能是信教的，”尼古拉会意地说道。“那些人都认识。”

“你可以再回想一下。她在一次晚会上，同你跳过舞。是的，这无关紧要，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基尔什卡恩挥着手说，“现在我问你，你为什么这么快就落网了？是因为警察高明吗？”

“警察？！见鬼去吧！是我们自己太贪得无厌了，应当干得更巧妙些。假如这一次我们能够混过去，那么，用不上一年的，甲虫在契耶库尔还要露一手的。”他把嘴一撇说，

“警察高明！看你说得出！”

“你最后那一次得了多少钱？”——基尔什卡恩改变了话题。

“八十。微不足道！”尼古拉毫不在意地说，“谁也不会靠这一点儿过活。”

“呸，那么，在你看来须要多少呢？”

“三百或是四百。难道你干工作能挣这么多？而我们，有时候一个晚上就要砸碎近百块玻璃。”

“八十卢布——不小的一份收入。比如，会计员、售货员和许多职员工资也不过如此。”

“你别开玩笑啦！”尼古拉笑着说，“他们不是靠工资过活的。”

“那么，是靠什么？”

尼古拉使了一个眼色，这个管教员真是个好心的叔叔。

“假如，伪造一个签字，擦掉或填写上点儿什么，或者在柜台后边秤走或卖些什么，或用另一种价钱售货——那收入又该是多少呢？是八十的三倍还要出头呢！”

“你认为，大家都这么干吗？”

“难道不是这样吗？我是恨那种不说实话的人。”

“好吧，就算是这样。那么，那些干着没有什么油水可捞的工作的人该怎么生活呢？就拿教师来说吧。”

尼古拉笑了一下。

“对这种人是无可非议的。教师只有饿死。我们曾碰到过一次，朝他的脸打了一拳，他立刻倒下了。在衣袋里只有两卢布的零钱，鞋还是人造革的，拿走也没用。我们把几个铜板丢给他，抓住衣领让他站起来，然后又把他按倒在长凳

上，就不管了。”

“你的母亲在‘里加斯布店’的工资是多少？”

“不知道，也不会多，布匹就是布匹嘛。”

“这怎么解释呢？”

“假如你自己不明白，就不必问了。这是家庭秘密，”尼古拉意味深长地笑道。

“是这样，你走在路上，打人家的嘴巴，”基尔什卡恩慢吞吞地说，沉默了片刻，又接着说道：“要知道，你的母亲有时也会很晚下班回家。假如有人抢去她的手提包或是打她的嘴巴，你又该怎么办呢？”

“在我们区里不会有这种事。”

“那么，在其他区呢？”

“到处都认识甲虫，他的母亲也一样。”

“噢，尽管这样，一旦被人打了呢？比如，由于误会？”基尔什卡恩稍稍探身向前，靠近尼古拉。

“谁要是动手，我就收拾他，”尼古拉斩钉截铁地说。他的面部表情变了，两条黑眉聚向鼻梁，象是乌鸦的翅膀。

“就是说，对自己的母亲你还是可怜的。可是你要明白，那些被你殴打的人，也是别人的父母。”

“我可怜她？”尼古拉反问道。“你知道我的母亲是什么人？”他突然失声问道，“假如你是契耶库尔卡恩人，那你应当知道。这对我并不是耻辱。我看不起她。她是个肮脏的女人，是个地道的肮脏女人。”

尼古拉不作声了，眉毛慢慢地竖了起来。

“母亲，”良久的沉默后，他又沉思地轻声重复道，而后又向管教员投以挑衅的目光。“让我们说点儿别的吧，别

谈老太婆的事了。”

“那么，我们谈谈你的爸爸吧。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基尔什卡恩回想起在他的案卷里，在父亲的名下写着“居住和工作地点不详”时，便提问道。

“父亲在乌拉尔建设共产主义，”尼古拉笑着说，“是这样，先是在伊尔库斯克，以后嘛，天晓得，以后他在什么地方。为了多挣钱，在各大工地奔波。我甚至不记得我爸爸的模样。”

“是这样！”基尔什卡恩凝视着尼古拉。“可你自己，打算怎样生活呢？”

“走着瞧吧，到时候再说，”年轻人支支吾吾地回答说，眼里又闪着厚颜无耻的光。“提前释放不会光顾到我。案情是严重的，而且在隔离室里又受到四次处罚。”

电话铃响了。基尔什卡恩拿起听筒，是教师克鲁姆打来的电话。

“你怎么样，很忙吗？我想同你谈谈关于麦茹里斯的事。”

“你来吧，我等你，”基尔什卡恩回答道，放下了听筒，转向尼古拉：“好吧，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真没办法，除你之外，我这里还有二十五个这样的调皮鬼。”

“什么时候把我调到分队去？”

“很快，用不了多久。”

他们走在隔离室的走廊里。

“你知道，我似乎想起了那个莫尼卡。是不是她有一个朋友，绰号叫‘粗灌肠’？”

“似乎有一个，记不大清楚了。好，再见吧！”基尔什

卡恩点头示意，并把尼古拉交给了看守员。

管教员多少有点驼背，沿着隔离区的主要通道向分队的宿舍走去。

是的，他对尼古拉·祖明特已有了初步印象。他毫不掩盖自己的无耻，但同时，却不说一句多余的话。

又是因为家庭！这些家庭，这些不负责任的母亲和那些远离家庭四处流浪的父亲。实际上这不是家庭，而是一幅对家庭的讽刺画。

契耶库尔卡恩人！基尔什卡恩苦笑了一下。暂且，尼古拉在某种程度上把他看成是自己人，并且会长时间地揣测：这个神秘的管教员到底知不知道他的底数，而莫尼卡又是怎么回事呢？看来，这个莫尼卡是基尔什卡恩想象出来的，他唯一确切知道的是，在契耶库尔卡恩的市中心，有个“星”电影院。

现在应当先把祖明特忘掉，要考虑一下麦茹里斯。他是前批送来的年轻人，也是一个难以改造、不接受任何影响的人，虽然和祖明特有某些不同之处。

当克鲁姆走进第五分队的教员办公室时，基尔什卡恩已经到了那里。他弓着腰坐在一张小办公桌旁。桌子下边似乎容纳不下这一双穿着四十六号便鞋的大脚，只得从侧面伸了出来。

“很高兴在我这个陋室里见到你这盏知识的明灯。你带来了光明！”

“丢掉这些俗套吧，别嘲笑了！我的事情本来就够棘手的了。”克鲁姆没有兴致开玩笑。

“任何时候也不能比现在的情况更糟了。”

“你说得多么严重。”克鲁姆把一把椅子推到桌子跟前，坐在基尔什卡恩的对面，“从情绪上看，你是在开足马力向前奔驰。”

“而你的燃料也不会短缺吧？”基尔什卡恩微笑着说。

“还剩一点儿，快用完了。毫无办法，蠢货是无法教育的。在所有人的脑子里都有个春天，而对我来说，春天在哪儿呢？”克鲁姆说道。

“说得太严重了。你是否对他们有些心急了？”

克鲁姆看着基尔什卡恩削瘦的面庞。他两鬓斑白，虽然只不过比克鲁姆大五、六岁；那对深陷下去的眼睛安详有神，两边嘴角的皱纹说明了他经常加班加点。

“瓦尔基斯·麦茹里斯在你的分队吗？”克鲁姆问道。

“是的，是在我的分队。”基尔什卡恩用力地伸平双手的手指。“在我的分队，你的班里。”他把重音放在“你的”两个字上，但克鲁姆没有注意。

“你对这个年轻人有什么看法？”

“是谈他搏斗的事吗？”基尔什卡恩用问题回答他的问题。

“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说好，”克鲁姆摊开双手说。

他正在课堂上讲新课，由于他全神贯注于讲解，甚至忘了自己在什么地方。克鲁姆早就喜爱地理。忽然，那个坐在第一排课桌后面的麦茹里斯的面孔迫使他中断了讲课。这副面孔是那样的深沉而又无生气。年轻人安静地坐着，双手交叉地放在桌子上，但那向远方凝视的目光说明，这个学生根本没有听进克鲁姆的讲解。他甚至没有发现，教员停止了讲课并在注视着他。尽管这个年轻人的眼睛瞪得很大，但也可

以认为，他睡着了。克鲁姆迅速地扫了一眼最后几排的座位。那个地方，象往常一样，有几个人在打瞌睡，而现在，由于邻座的推搡，他们睁开了睡意惺松的双眼，向四周环顾。克鲁姆讥讽地一笑，转过身去看地图。这真是个白痴！他曾多次想过，不要再去理睬这个无赖。地图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张五光十色的图案，在休息的时候，可以往上吐痰或是蹲在某个角落写下流话。

有些人已经睡着了。又能有几个人醒过来听他讲课呢？至多两、三个，也可能一个也没有！其中有的人地理得过四分，但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有趣的是，当司务长进到教室通知说，有卖烟和果酱罐头的推车来到少管所时，没有一个人再能坐在原处听他讲课。而他，这个班主任，不等下课，就会允许所有想要出去的人去买东西。他们之中会有人不跑出去买烟而继续听他讲课吗？老实说，这种人是找不到的，争先往外跑的可能正是得四分的人。

克鲁姆转过身，面对学员。麦茹里斯依然如故，毫无反应。可是，他是一个第二次听过这门课的人：来管教所之前，他已经是十年级的毕业生。在学年即将结束之际，把他放到十一年级去，是不妥当的。因此，这个无赖便以教授自居，不想用一些普通知识来加重自己头脑的负担，当然，很多东西他早已忘记，也可能还记得一点儿。

克鲁姆走到麦茹里斯身边，用教鞭敲了一下锃亮的可以折起的桌面。这个学生哆嗦了一下，皱着眉头看着老师，然后慢吞吞地转过脸来。

“怎么，想得正入神，打断了你？”

学生沉默不语。

“我是在同你说话，麦茹里斯先生！”

麦茹里斯懒洋洋地站起来，立在坐椅和书桌之间，不知所措。

“你到底在想什么，是想酒还是想姑娘？”

学生不吭声。

克鲁姆，你为这些无赖，葬送了自己最美好的年华！

“你也许认为，我在这里，在你们面前，费尽气力讲课是出于个人的兴趣吗？我亲爱的，我这样做，是为了在你这不健康的头脑中产生哪怕是思想的胚胎，使你能认识到，除了里加的酒馆和你的情人，也就是我们这里通常被称之为轻浮的女人之外，在世界上还存在一些别的东西，世界并不仅仅只有酒馆和舞厅。假如，我在你的位置上，哪怕是出于礼貌，也应当装个样子，好象在听课！”克鲁姆说得很快，态度急躁，手里挥动着教鞭。这个小伙子又是怎样回答他的呢？

“你任何时候也不会处在我的位置上，”麦茹里斯说话的声音不大但口气很硬。

“是的，是不会的！”克鲁姆斩钉截铁地说。“恐怕，你永远也不会处在我的位置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你也应当记住这一点，不要弄错了，你在什么地方。”

这个学生竭力保持沉默，很明显，他在克制自己。他只是向老师瞥了一眼。但是，他的目光比任何语言都具有表达力。

“你可以想一想，你若是在我的位置上，你能比我更好么？当然，你可以对我喊叫，我必须洗耳静听，但是你能够

达到这个地方向我们所提出的一切要求吗？甚至你都没有记住我的名字。”麦茹里斯的眼睛似乎在说。

“这只是我的想法，而不是这个家伙的，”克鲁姆力图这样来安慰自己。“他也不会想到这些。”正是此时，克鲁姆明白了，关键不在这里，而是，实际上他确实是这样做的，在登记簿上记下这个学员的姓，并询问了麦茹里斯的出生地点，年龄，父母的住址，他的刑期；也就是说，了解了必要的情况，以便在课堂登记本上填满几个项目，填完也就忘了。

下课的铃声响了。

“因为你不注意听课，要把你的表现记上，”克鲁姆说。

麦茹里斯对此毫无反应。少管所里的新学员一般都请求不要记下自己的名字。这是一种不光彩的事，特别是对新学员。但他却默不作声。

所有的人都走了，克鲁姆一个人继续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楼上的走廊里，值班教员在大声地对清扫工下着命令；洗手间里，水笼头被打开了，水哗啦哗啦地冲打着洗脸盆盆底的白铁；从楼梯上传来了某种笨重物体的滚动声，接着听到了讥笑声和谩骂声，只不过不是针对某个人发泄的。

班车已经走了。克鲁姆拿起了记事簿，没有打开便放回了原处。麦茹里斯的表现并不比那些坐在后排座位上的鼾睡者更甚之。

是的，克鲁姆意识到，自己已是无能为力了。怎么办呢？到什么时候才能把全部精力倾注在事业上。如果你已经看到，没有任何人尊重你所从事的工作，那么你的全部劳动

不都付诸东流了吗？假如说，你对工作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对你工作的评价也是无所谓的，那倒会更好一些。这种脆弱的灰色的自我满足只能安慰自己，使你的心、眼睛和耳朵得到点儿温暖。“换个别人可能会更糟，”“难道，一个人能撼动大山吗？”好了！就这样度日如年吧，天天如此，心安理得，别人的疾苦不去过问，只要对自己有个好的印象。这样，就会比那些总想即便不是搬走大山，也要使它摇晃一下的人们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可是，这对克鲁姆来说正相反，越是教得不热心，越是受到良心的谴责。

显然，正是为了解开这些难题，才促使克鲁姆来找管教员基尔什卡恩的。

“在我讲新课的时候，他根本不听。我们那里这种现象并不罕见，很多人不听讲。”为了集中一下思想，克鲁姆沉默了片刻，“你知道，曾有过这种场面，他想让我明白……”克鲁姆又一次犹豫不决地说道，“我竭力装着似乎明白了什么，实际上我毫不在乎。”

“是不是侮辱了你？”基尔什卡恩平静地问道。

“是侮辱了我！他不配挑我的毛病。我自己很清楚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不想听取这类无赖和蠢货的某种暗示。这种人在课堂上还想着自己的‘英勇行为’，真是朽木不可雕。”

“你厌恶官僚主义者，而自己这样想问题，就是个典型的官僚主义者。在你看来，假如一个人一旦失足，他就应当坐在那里一声不吭，即使他说出来的是真理，也应当永远说这不是真理，是吗？”

“可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杀人犯！”

“似乎是的，”基尔什卡恩赞同道。

“怎么理解这个‘似乎是’，你看过他的案卷吧？”

“当然。你还没有看吗？”

克鲁姆好象还没有听出他提问题时的讥讽口吻。

“所以，我才到这里来。请你简要地介绍一下，并想和你交换一下看法。你当然已经同这个小伙子较量过了。”

基尔什卡恩看了一下表。

“听我说，这一班公共汽车又赶不上了！我们一同到‘黑档案室’去。我再看看祖明特的案卷，你看一看麦茹里斯的材料。为了使你不为自己不了解全面情况而感到苦恼，我可以告诉你，这一次，基尔什卡恩老师也没能把各方面的情况都弄清楚。”

克鲁姆在翻看材料。在管教所工作的这些年里，总共翻阅了多少这类案卷，二百份、五百份？他没有计算过。有多少小伙子经过他的手放了出去？多数人在他的记忆中已没有印象。但小伙子们还能记住他吗？毕竟他是他们的老师。

有一次，在某个偏僻的小镇，一个衣着花哨，头洒香水的年轻人走到他的跟前，伸出手说：“您好，老师同志！”克鲁姆也致以问候，并询问他工作如何，是否又有过违法的事。他知道这个年轻人过去是管教所的，但姓名回忆不起来了。而年轻人自我介绍说，他已当上了钳工，结了婚，有了小孩，再没有干过同刑法相底触的事。“大概，您已经不记得我了吧？”小伙子突然问道。“怎么会呢？记得，记得，”克鲁姆在说谎，“只是把姓名忘了。”年轻人道出了自己的姓名。“是的，想起来了！”克鲁姆假装热情，但这个年轻人已经发觉老师的虚假的目光，随即伸手告别：“再